近思錄集解

近思録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若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

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

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声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声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

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其學行皆中

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教成使為學官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放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

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明道先生論十事

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

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

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

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

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禮

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

六曰兵役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費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藏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

七曰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宜斷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凶歲之備

八曰四民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所古變今均多惰窮務漸為之業以救之耳

九曰山澤

古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

十曰分數

古者緣督

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鬪之道也○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以著明之效也若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

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度今之宜狥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爲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除崇政殿說書首上此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誘也傅傅之德義傅附益也保保其身體保安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過日消正君養德者本也求治規過者末也傅德義之道固已疏

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徒存傅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詔今日經筵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于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心術則德義進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宮燕私之時無異於經筵講訓之際對宦官宮妾之頃猶若師保之臨乎前也有翦桐之

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廷時諫止文集○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本注遺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爲先制尊賢堂以延

天下道德之士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
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法
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士
人知所向慕焉乃立檢察十行之法又云自元
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
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
他士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謂苟得也薄謂薄於人倫今欲量
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
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

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察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制以下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按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迹而不察其心數之者非育才之道取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人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任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

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略於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教民孝悌爲政先務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

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五家爲伍五伍爲保伍謂相糾察比也保謂相保任也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孤煢而無依殘廢而不全羈旅而疾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觀此則養民善俗平易忠厚之政可知矣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盛也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

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論采薇遣戍役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戍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復卦彖傳說見第四卷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衆而所操者常寡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師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管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復至帳下亞夫堅卧帳中不起有頃遂定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其餘無子不得祢其先君因各自立爲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爲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爲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爲宗繼祢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爲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爲五宗也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

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出而不散不分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迁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自庶人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王以下皆本注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一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月朔必薦新時薦後方食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

祭禰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

患者皆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本注云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正叔云某家治葬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場捨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爲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

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遺悖也

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直榦正源猶大宗也然旁枝分派猶小宗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上而命之脈諸侯為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據宗于己建宗廟為祭主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

所以傳太懸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所謂識其大者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壘土居民曰城木柵處兵曰寨斥遠也候伺也謂遠伺敵人控制禦也帶帶圍護也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操決謂操持斷決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朱子曰

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用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盖許之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好謀而成師出以律盖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譎詐必殺謀酷暴以爲律斷其爲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爲能識之

內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

當念其散之之久肉刑有五刻顙曰墨辟截鼻曰劓辟刖足曰剕辟淫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治罷鼻劓剕宮之刑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離散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緩死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

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去浮華而務質抑末作而尚本皆敦本之事也惣其孝悌興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吉月朔也）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

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按大人衆則服食器用固有不能齊者同宮合處則怨爭之風或作矣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祖然親踈有分異其宮者亦使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也不然則交相病矣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一命爲士則父子亦異宮愈貴則分制愈宏故異宮猶今世有遜位非如異居也樂許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語錄下同。周道如砥言其平也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職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散亂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近思錄卷之九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

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煩君感人不亦淺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問此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下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頤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徒言民飢將亂為可慮而不言民饑將死為可傷則人主徒有憂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公方求

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心作反將吝財以防民之變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斂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井為甸四甸為丘得乎丘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以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民為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甞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便於民者衆人爲之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發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惻之心豈若悻悻然小丈夫之爲哉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爲訟天西運水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恃專則失爲下之道如衛青不敢專

誅而貝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有得中之象　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相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勳德錫賚以天子之禮

樂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尊君也有為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外是乃過為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允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乃為盡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

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人心之從違多蔽於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違正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爲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爲善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一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朴素之誠苟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

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蔽則未免扞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訐者

鄙人之陰惡也訐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談矯拂之過每至牴牾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故感悟之易每多聽從納約自牖惟溫厚明辨者能之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

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爲正應九與六爲交應此理之常也然爲九二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悔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素舊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疾憊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妾則

可以固結其欲深之心是以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其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以係戀而姑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之聖賢之所爲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同異哉故循於天理之常者聖賢安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者聖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

然其所以爲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交皆陽爲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當睽之時乎異者衆故必恢含洪之義而無棄絶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乎異者可合乃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絶也弗絶之則閉其自新

之路而啓其從善之機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擬者信睽者合耳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既盡其在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又是宛轉求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主于巷也巷者委曲之途也遇非枉道逢迎也

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上言遇主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非遇主于巷之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

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若盡柔邪之人阿意順旨惟務容悅甚而遇柔悅善亦不道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憸佞之臣士有善柔之友皆有損而無益

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

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賊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太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

者必克濟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無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革卦彖辭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尚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為惡以順道而相保保是能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爲志卑之人旣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戾而乏和順自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

無所說喜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極而復引之事既過而強爲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有不忍之心致其愛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太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象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當小過之以順事之宜若過之甚則為足恭哀為毀瘠儉為鄙嗇又失其宜矣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小過卦九三傳防小人之道先當正己己正然則彼雖姦詐將無間之可乘矣其他防患之道皆當以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其處己也

蘧蘧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illegible]

畢順之兒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illegible]白無[illegible]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illegible]不疑懼而失守是為不失其聖也

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illegible]

下同。詩狼跋篇碩大也膚美也[illegible]几几有大美而謙遜不居也赤舄[illegible]几几進退安重貌益其恭附安舒之意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謂[illegible]民隱求訪賢[illegible]一事使臣職之大者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

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

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

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先生忠誠懇至詞氣和平如

此豈比若悻悻好勝自是者之爲哉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

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

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德量大則不爲喜怒所遷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

須開口本註云如荆輒於輿訟斯須是聽其言也厲囁嚅欲言而不

敢發之皃厲剛決之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

○朱子曰合開口者亦自理之所當言樊於姻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

須是就事上學蓋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振民育德脩己治人之事也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爲學之道固不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爲窮理之本了蓋既未及爲學而遽使之以仕爲學則非特失知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爲先務然

不就事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一者之言各有在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事雖多爲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以有節未嘗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爲事稽古則爲政之法愛民則爲政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孚則信在言前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瀆之辱

職事不可以巧免職所當爲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人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

克勤小物最難不忽於小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勝而氣平則人易服而聽亦順或者理雖明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古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

率意改作則已
失爲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爲者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一時感慨舍然殺身而不顧此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也○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矣曾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同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過則歸之己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己勝而無含容之氣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

未至也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爲之動是即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學力所至而不可強也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十升爲斗筲竹器容斗二升釜六斗四升十斗爲斛十釜爲鍾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

則亦聖人竟無健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

也居之知常而不為異者量足以勝之也有心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為彼所動矣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知道者雖窮居陋巷而不加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道固不為之而有增損也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有意為之則計較安排即是私意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選舉者朝廷之選舉也進退之權貫非己之所得而有子弟該磨勘

而不爲理盡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爲己之私恩乃是私意也於此可以識大公之道矣

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注云公言少師與東萌道薦才事○苟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之避何時而不可行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顛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泛論人物則無不可若舉人任職乃宰相之事非在下位者所

可與矣此制裁之方也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顥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顥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顥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在上位者當勤於求賢貴當備人反求知求知者失己飯之求知若失士　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顥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

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
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頭不曾僉國子監自係臺
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
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
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須
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
不興是自然住不得（說見論語名分不正則施之於事者自顛倒而無序垂）

究而不和樂何以與此自然以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君子在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非公然之事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　蘇氏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以時之遠近言也然其理則一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

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令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制民之產謂井田貢助之法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揚人之短本只為薄德況前輩乎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媿屈附錄下同○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之閒荆公乃爲之愧屈蓋有以破其私已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閤御史曰正己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而正矣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

横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嘗為之則能使人文集○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已未嘗事人則使人之際必不能盡其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為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

設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此以坎象而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惜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充故有怠惰與羞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充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

已著義理不勝情與盡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見作事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當為發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自強故有情與盡縮之患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志氣感槩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不爾况吾義理既明尚何怠情盡縮之為輿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

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豕性陰躁雖當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察也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唐武宗時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爲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爭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逐矣蓋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取益謂有益於己絆牽繫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一益也数数

猶頻數也了曉徹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〇此段疑當在十一卷之末

近思錄卷之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氣禀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以得性之

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子生能食則教之以右手能言則教之唯諾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

君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者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爲物欲所陷溺外爲流俗所銷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

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爲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時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爲法則若要當謹畏反觀內省已之所爲當不違乎君子之道而後人心慰滿得所矜式也

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釋志未平也言高尚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邈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教人

循循善誘常常循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事上臨使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

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勉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不易乎近矣經說八說見論語道固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教固常人之所可勉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志逕才俊者憚於撿束而樂於翫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

○王右軍羲之虞永興世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局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

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治民如政敎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浜堰之利筭數如律曆九章之數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

敎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敎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

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别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事乎此則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不惟無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舞者所以舞其和射其善所以正其志要必以誠心為之誠者所以成己也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洒掃應對即是教之以誠誠之至即是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無本作毋說見曲禮視與示同誑欺妄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退末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

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傳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來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以遠大者於後也○朱子曰[illegible]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illegible]而皆不可不盡愚謂子夏[illegible]程子之說却就[illegible]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illegible]至於口耳之傳末矣下[illegible]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及士庶人之子八歲則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材之可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為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

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

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

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注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王設教養之周而待之久士有定志於修己而緩於干祿故能一意於善本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最甚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

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

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歌詩習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詠之間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其逸志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敘人倫而施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爲據依故能有立也

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

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歌詠

聲詩溫柔篤厚有以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
音相比鴻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
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
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
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
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脉也古之成林也易

今之成林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
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
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朱子曰憤

若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若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則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旣無所得其聽之也若亡啓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竆而倏爾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又誘進初學之道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撙猶趨也謂趨就乎節約也恭敬若禮之本撙節退讓若禮之文誠能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閒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撙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忿爭是皆所以盡仁愛

之道者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得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宣大教必以禮而成就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人生此節目盡三患實相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教直若庖

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此言使人不由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

其鄉尊者屛氣也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敢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當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

者也易傳下同○泰卦九三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爲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勝況於陰盛乎隆盛之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也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戀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謙卦六五傳衰世之君大率以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卦彖傳驕侈每生於安富之餘綱紀每廢於舒肆之日釁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爲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震下坤上為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也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有失而後有復復而屢失不常其操危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屢失故危厲屢復故无咎無咎者補過之辭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也

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

睽極則明矣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兌下離上爲睽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不合矣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骨肉親黨之閒而常孤獨也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

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故為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為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冒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君切於好

利敵於自私求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懷自私之心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所利矣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或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絶其危甚矣限分也列絶也夤膂肉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所貴於

止者謂各得其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也苟不度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強忍如此則違世絕物危厲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彖傳兌下震上為歸妹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者耶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

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

說而志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兌少女以說而動則徇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兌卦六五傳巧言若工佞之言令色若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易以惑人凡說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方不順也命天理也圮族敗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苟

上不順乎天理下不合乎群情恃其才智任已而行烏能有濟鯀雖九年而功
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
故其自任益强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
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功莫與共之者矣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
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爲有曲意徇人蓋邪枉之態不能掩若其事雖微所以害於其直者其

夫物□人閉以血獸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上蔡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愛□不仁者之過常在於薄與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君子之學爲己而已以學問驕人者特其學爲務外而徼情敗德學亦

不進矣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了

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譎也楊子雲謂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或於疑未必得其之情實矣人以料事爲明若必至於是周子曰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

緣身與心都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慾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理微矣二者常相為消長）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

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周羅俚語猶兜攬也事未至而有好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謂道雖少屈而所伸者大義雖微害而所利者博則有冒而為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汩於利慾者自小之耳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事雖出於公而以私

意為之即是私也故學者以正心為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

做官奪人志任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言或馳鶩乎是非予奪之境而此志動於喜怒愛惡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不感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志故學者所當深省也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驕矜夸吝鄙嗇也驕氣盈者常覺其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事自省刑做其言乃云一日三次點檢）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遊之樂爾　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横渠孟子語○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沈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經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僞言僞行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者，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韓非，韓之諸公子，善刑名法術之學。佛者，本西域之胡，爲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柱下史老聃也，其書言清淨無爲之道。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

為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爲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從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而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爲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佛无言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爲人心之害尤甚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

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意廣而愛兼容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造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楊氏為我之學也孟子推楊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

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爲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夬於道也遠矣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除四大其夬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

約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適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寂滅無為而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謂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絕滅倫理何有於義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

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離器以爲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閒或拘或肆皆爲之病名爲太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學

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稱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必有滅故有輪廻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廻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纔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本不相離今捨物以明理因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畧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亦不分明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道本人倫今日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

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初學立心求定必須遠異端之說信道既篤乃可考辨其失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之理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所稟之氣塞故不能推

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

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
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為私己之見自然與物
各得其所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
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
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
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礙饒鎖乃自生私見為害身不能不交於物
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謂
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絕滅哉釋氏

其實是愛身故不得放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己妄生計較欲出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己之念本無事也

又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者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

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廻爲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

定却省易此言鍊形為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辯異端之要領也

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

之矣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造化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獨壽此理之所有也顧其自私小技聖賢弗為耳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大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異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

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謂六根塵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敝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擴盡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敝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爲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爲幻妄莫知所從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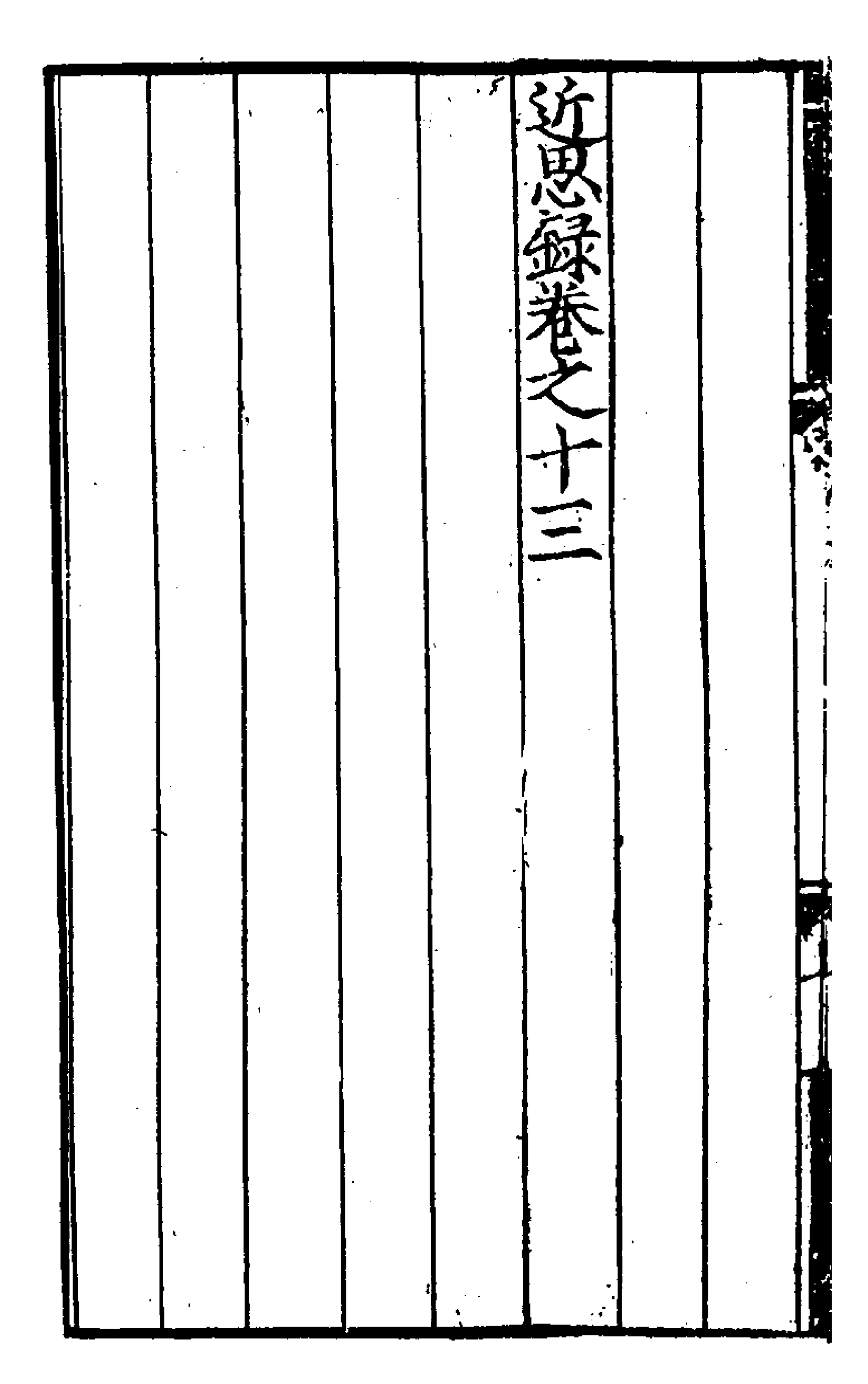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罔閒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道爲無以器爲有有者爲幻妄爲土苴無者爲玄妙爲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散則澌滅就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投

觸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為浮生幻化豈為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天人一理今乃棄人事而求天性豈為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注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

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廻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

以亂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陷溺於異端乃謂不假修爲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假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異言入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已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詭服異行非僭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僞邪說異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近思録卷之十三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顔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考也逮于宋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

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性之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脩身體道以復其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遺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大子大聖之資循元氣周流渾淪溥博無有涯涘罔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坱北發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才則列烈明撤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然和氣渾然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材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夫子主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辯論之明不得不然也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協氣祥光也泰山巖巖者發極不可踰越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夫子渾然

天成故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爲仁之問喟然之嘆猶可類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明底蘊故其跡彰彰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夫子明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渾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辨○此段反覆形容六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著也學者其潛心焉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

被氣象卑終不類矣道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至其易簀之言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强哉。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向心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群經定于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矣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纘述提綱

挈領關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況字卿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以人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擬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語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爲純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爲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脩身齊家爲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爲得聖賢意揚雄以清淨寂寞爲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攷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要之亦不多見只見氣象大槩好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祿隱謂浮沈下位依祿而隱即祿仕之意也雄失身事莽以是祿隱何辭而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只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曹操擅漢將篡孔明輔先主志欲攘除姦凶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操心公平

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為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寧漢無興不忍為此也

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降孔明說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興漢何負於表戮之取劉琮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荊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為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雖曾學申

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亮之治國政刑修治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高處道不到處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子福畤等收其議論增益爲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爲人添入眞僞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

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嘗著原道其間亦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爲虛位則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疵病然其大正學闢異端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氏之與荀揚尤其卓然之見此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

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修己而已德之盛則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資稟得於天充養存於己純粹如精金純粹而不雜溫潤如良玉溫良而潤澤寬而有制寬大而有規矩和而不流和易而有撙節忠誠貫於金石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孝悌之至可通於鬼神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達之溫盎然其和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沾洽而有餘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胸次洞達無少隱蔽曠然徹其學識所蘊則汶深浩而無涯

極其德美言盡不足以形容之以上二節言養齋粹齊美之學也

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敬主於身而恕及於物敬則其本正而一恕則其用公而溥見善若出諸己与人為善也不欲

勿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廣居不安於狹陋行天下之大道不由於邪僻言有物而行有常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度故曰常○以上一節言行己之本末也

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

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

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

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參
軍時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受學
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
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聞以抵於成者亦多自得之功明於庶物察於
人倫明則有以識其理察則加詳於明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
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孝悌說見第四卷禮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生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萬
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資本乎人也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

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
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
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昔之害如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
自謂通達玄妙實則不可以有為於天下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
倫理自謂性周法界然實則外乎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大中至正窮深極微是過之也天下之學非
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
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
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
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淺陋固滯者乃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
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
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關貫端正人心之大畧也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是非雖明而不不絕之感而能通感而必應教人而人易從教人各因

其資而平易明白故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不怨賢

愚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咸得其歡心狡偽者獻其誠

待人盡其誠而人不忍欺之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人不忍以非禮

加之聞風者誠服誠服者眞實而非勉強聞風而服則無遠不格矣覿德

者心醉盛德所形見者薰乎至和如飲醇醪雖小人以趨向之異

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

生爲君子也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人也

則其言行之歎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先生爲政治惡以

寛開其自新之路改而止處煩而裕得其要領且順乎理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發擿為雁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發變以為其難而先生為之沛然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為苟且懸命之事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難為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理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號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寛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不狥時好而得遂其所為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

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政令設施可倣而行道化孚感不可力而致○以上一節言為政當道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道書下同○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胸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

張子厚聞生皇子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此則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觸發然動于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

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話道理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

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資之美養之厚德之全蓋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必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資將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

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識記也博文強識博學也躬行力究力行也察倫明物不物格而知至也以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慮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慮感無窮而實本乎吾心物理散殊而皆備乎吾身言其學雖博而有要也其致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若見之明而守之定故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

惻怛之措也和易而有淵蓄寬裕而凝重也其自持之重也學

學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

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動自任之所志

[illegible]不安於小成不急於近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

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志若可行不[illegible]

其去以為高義擇[illegible]安亦不屑於就以自[illegible]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

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

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本注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愚謂

此可以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私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說並見前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

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若鑑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然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然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

近思錄卷十四終